

周口的冬天

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。然相较于其春之明媚、夏之热烈、秋之宜人，我更爱周口的冬天。

冬日暖阳是周口的第一张名片。北方的冬天冷得彻底，冷得让人无所遁形，打开房门，步入街道，寒冷瞬间将你包围，如同一个人拿着无数根绣花针，同时刺入你全身七十二处大穴，令你一时之间无法分清是冷还是痛，你只想跳起来、动起来、藏起来以减缓这种痛；西南部的冬天，行人穿着羽绒服，踩着大棉鞋，打着花雨伞，走在梧桐树下，看似很有闲情逸趣，但千万别在外待久了，那种阴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侵入你的骨血，让你通体发寒。周口的冬天则不同，它有冬日暖阳，虽然也冷，却多了份明媚。它不似夏秋那样热烈，也不似春天那样

含蓄，它如一位清冷的妙龄少女从你面前走过，正当你遗憾失落之时，她却瞬间回眸，嫣然一笑，让你整个人瞬间就生动了起来。呼一二朋友，带一块垫子，躺到周师的塑胶操场，闭上眼睛，丝丝缕缕的阳光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，那样温暖，那样安心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，在天空自由地翱翔；变成了一条小鱼，在海底探险；变成了一朵白云，随风流浪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；那一刻，世界仿佛消失，只有那冬日暖阳温柔地凝视着你，轻轻地拥抱着你，让你忘记了痛苦和忧愁。

梧桐落雪是周口冬天的另一张名片。北方的冬天虽然银装素裹，但不免单调；南方的冬天阴雨连绵，很难见到雪的影子。周口的冬天则不同，街道两边矗立的法国梧桐树叶虽然已经泛黄，但在

白雪的覆盖下却格外和谐，如同在绿色的树上开出了银色的花朵，一阵清风吹过，毛茸茸的雪花从树上掉落，有种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既视感。每到此时，我们几个小朋友就会在楼下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无数个白色的手榴弹呼啸着从小朋友的手中飞出，砸到了其他小朋友身上、头上，尖叫声、笑骂声响成一片，尽管鞋子湿了、衣服脏了，但大家依然在漫天雪花中奔跑、嬉闹。

而今已是初冬，曾经的好友都在不同的学校读书，想见一面非常不易。我一个人待在学校，也没有时间去周师的操场上躺一躺。我真想时间停止，让我一直留在那冬日暖阳下，我真想今年第一次下雪时，可以和好友在落满白雪的梧桐树下恣意玩耍。

（安庆博 周口新星学校七年级）



推火车的事儿

夏初，去老家镇刘寨村观光，看的第一个景点是村东千米长的铁道长廊。

这一段铁路是南北走向，曾是许郸（许昌、郸城）铁路的一段。现在整个许郸铁路除了这一段，早已变路为田了。这一段已用粗壮的钢筋架起了顶部呈拱形的长廊。廊外两边栽种的紫藤已在最高处相互交织。道砟、铁轨、火车头使我感到那样熟悉，那样亲切，像见到分别多年的朋友一样。看看这铁道，看看这火车头，我又下意识地看看东边不远处的106国道，然后问导游：“这长廊南边不远处是不是有一条东西大路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您走过？”我说：“走过！”

那也是一个初夏，我坐火车从太康去郸城经过这里，车上乘客不多。正在行驶中的火车突然停下，大家都不知何故，想着也不会停多久。我隔窗望了望东边百米处的公路，南北方向有两辆客车相会而过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正当大家感觉急躁之时，车厢里的喇叭响了，一个略带许昌口音的女生：各位乘客，现在火车在这里熄火，请行动方便的乘客下来推车。这句话连播三遍，乘客的脸上写满了惊奇。

当时我想：这趟车上人不多，列车这么长，咋推啊？我起身下车，心里又想：人不是常说“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”吗，火

车真能推吗？咋没听说过？今天竟在这里遇上了这事，也许是千载难逢吧。我又想：人生中有推火车这么一段传奇故事，何乐而不推呢？我的心里一下子又快乐起来。

下了车，人们从火车两边往南走，越走越快。还没到第一节车厢，我就看见火车头和车厢已经分离，这才意识到不是要推整列火车，只是要推火车头。

火车头两边站满了人，贴近车头的人用手抓住能抓的地方，当司机一声令下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声高喊“推——”然后一齐用力。那火车头是那样沉重，尽管大家用上了最大的力气，它也只是给人稍微动了一下，于是大家再喊口号，往前移动得稍微快了一点。大家喊着推着慢慢地向前蹬腿换步，当推出二十来米时，火车头好像一下子轻了不少，再往前推，觉得已达两三公里的时速了。五十米后已有三四公里的时速了，估摸着六十米后，人推着车能达到正常行走的速度了。车越来越轻，两边的人似有要渐渐跑动起来的感觉了。

两边人很多，有不少人插不上手，就作为预备队员跟着往前走、往前跑。当推手们有的累了，手一松站到一边，预备队员当即补上。那时我还年轻，一直推着没放手。一百米、两百米、三百米，推火车的人开始往前跑，不推火车的人也在两边庄稼地里跟着跑。

过了一条东西大路，约摸推有五百多米了，已是人跑如飞，那车头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吼了起来，但是大家还在用力往前推——生怕再熄火啊。这时司机大声喊：“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已经发动了！”两边的人们松了手，哄然大笑。

火车头在原地轰鸣着。我抹着汗，喘着气，和大伙儿一起撤回。过了一会儿，那火车头鸣着笛往行驶，很快超过了我们。

大家说着笑着，车厢里人语喧哗。这时大家才知道火车熄火的原因。原来，前面东西大道上有几头牛要过铁道，可是一到铁道上，听到火车汽笛声就站在那里望着火车不走了，好像是在对火车说“看你能奈我何”。眼看火车撞牛事件就要发生，司机采取了紧急刹车——熄火了。

大家喘息稍定，就听“咣”的一声，全车震动，火车头挂上了，接着一声鸣笛，就听到“咔嚓——咔嚓——火车稳稳前行了，越走越快。

就是这个地方，和东边的106国道平行，不会错，当时火车就是停在这里，铁轨车头依然在。看看头上的绿色长廊，再看看脚下的两道铁轨，我深情地抚摸着铁轨上的火车头，说：“伙计，好久不见！”

今年是2019年，整整三十五年过去了，也许，我这一生，也只有那一次推火车的经历了。

（李郁 黄泛区农场宣传部）

课间

小礼物

喜欢课前提前几分钟走进教室。一进教室，立刻就有两三个孩子围到讲台前，摸摸我的书，看看我准备的单词卡片。其中一个小女孩颖，快生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指甲大小的核桃仁，说：“老师，你吃吧。”小小核桃仁被她的小手心托起。

或许它在口袋的小角落里已藏了半天，或许它已被那只小手捏来捏去，或许它已被暖得温温的。

我的心一下子软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我弯下腰，托起那只小手，说：“谢谢你！老师不吃，你吃了吧，吃了会更聪明的。”

她看看我，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随后不客气地填到自己的小嘴里了。

孩子就是这样，真诚又大方，清澈又明亮。

童言

一天，穿了一件白色印有淡墨荷花的上衣，站在教室门口。

“老师，你这件衣服真好看，真的。”谁不爱听这样的话呢？谁又会怀疑小孩子的一脸真诚呢？我心花怒放，灿烂地笑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了缝，也看清了那个小白脸透红、干净帅气的男孩博文。

“老师，你今年多大啦？”旁边一位男生若有所思地问我。我一愣，这么直白的问题呀，他应该不知道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吧。

“你猜猜？”我反问。他看看我，挠挠头，又思考起来。

“我可能比你妈妈的年龄大一点儿。”我提示他。我预想会听到“那你看起来比我妈还年轻啊”这句话。

结果，“那你还装嫩？”我听到的是这句话。

一语惊醒我这个梦中人，我禁不住哈哈大笑……

孩子就是这样，坦诚也幽默，简单也深刻。

断官司

刚走到教室门口，几个孩子就迅速围到我身旁：“老师，老师，他哭了。”教室西北角，雨正埋头趴在桌子上。

我走到雨身旁，问他：“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哭啊？”他抬起头，泪如雨下，声嘶力竭：“他骂我啦，他骂我啦……”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生哭得如此放肆，如此淋漓，真像书里说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“刘备失江山”。这孩子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呢？

问了旁边几个孩子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他的同桌晨骂他了，晨和雨还是堂兄弟呢。有一个孩子把晨从外面叫进教室。晨说他下课跑出去时碰着雨了。我让晨给雨道歉，晨对雨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说脏话了。”

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处理孩子们的纠纷的，做错事的孩子只要认个错，道个歉，俩人就和好啦。但是，此刻，这招儿看起来失灵了。雨还在不依不饶地哇哇大哭：“他骂我啦，他骂我啦……”

眼看就要上课了，这官司怎么断呢？我愁眉不展。

无奈，我弯下腰，拍拍雨的肩膀：“别哭啦，别哭啦，你说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晨呢？”哭声终于减弱了一点，雨说：“我要让他写作业。”

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禁不住微笑着说：“可以，但你想让他写多少遍呢？可不能让他到中午也写不完呀。写五遍吧！”哭声终于停止，虽然眼中还饱含泪水。旁边，晨点点头，愿意写作业以表歉意。

孩子就是这样，率性又天真，善良又宽容。

想起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：“您不可轻视小孩子的情感！他给您一块糖吃，是有汽车大王捐助一万元的慷慨；他做了一个纸鸢飞不上去，是有齐柏林飞船造不成功一样的踌躇；他失手打破了一个泥娃娃，是有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子那么悲哀；他没有打着他所讨厌的人，便好像是罗斯福讨不着机会带兵去打德国一般的怄气；他受了您盛怒之下的鞭挞，连在梦里也觉得有法国革命模样的恐怖；他写字想得双圈没得着，仿佛是候选总统落了选一样的失意；他想您抱他一忽儿而您偏去抱了别的孩子，好比是一个爱人被夺去一般的伤心。”

一个伟大的教育者，对儿童的心灵世界竟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。

先生、学生都是如此令我感动……

（田红霞 市经济开发区韩营小学）